

梁增贤, 徐海超. 青年旅舍“家”的概念化与地方协商——以丽江“背包十年”为例 [J]. 地理科学, 2024, 44(8): 1367-1375. [Liang Zengxian, Xu Haichao. Conceptualis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in Youth Hostel: A case study of Desti Youth Hostel in Lijia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44(8): 1367-1375.]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608

青年旅舍“家”的概念化与地方协商 ——以丽江“背包十年”为例

梁增贤, 徐海超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2)

摘要: 以“背包十年”青年旅舍为例, 构建了物质追求/社会追求、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的青年旅舍“家”空间概念化模型, 通过实际调研与深度访谈, 揭示青年旅舍不同功能形态与主体地方协商策略。研究发现, 青年旅舍对于不同身份的青年人意义不同, 分为提供旅游停泊的“传统之家”、以活动空间为核心的“社交之家”、延伸和互补原家的“生活之家”、表征青年部落文化的“理想之家”。研究进一步发现, 青年旅舍作为旅游情境中的家也存在对应以上 4 种家的局限性, 需要青年人通过相应策略来达成地方协商。

关键词: 家; 空间; 青年旅舍; 概念化; 地方协商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4)08-1367-09

青年旅舍是一种特殊的家。青年人可以游走在不同城市的青年旅舍, 停留数日、数周到数月不等。传统的家是一种固定的居所, 但流动性视角下的家被理解成为一种社会空间系统, 展现特殊的人地关系^[1-2]。第二居所、民宿和青年旅舍都是流动性视角下的商业性家。不同的是, 青年旅舍的“家”只是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临时使用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主人和其他客人共享公共空间^[3-5]。青年旅舍有 4 个家的特征: 第一, 青年旅舍具有领域性, 有明确的边界, 在特定的时段内空间不受他人侵犯^[1]; 第二, 青年旅舍是一个社会空间系统, 青年人在此与年龄相仿、兴趣相似的人结成特殊的社会关系^[6]; 第三, 青年旅舍是权力空间, 具有一定的自治性, 但需要与他人“共治”, 开展日常实践、关系建立、身份和情感建构^[6-8]; 第四, 青年旅舍是青年人在陌生城市的情感庇护所, 是青年人完成身份认同、自我价值实现和人生位置确定的场所^[4,7]。青年旅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青年人的“家外之家”, 对于青年人意义非凡^[4]。

青年旅舍发源于欧洲国家, 最初为青年人游学提供临时性住宿, 具有一定公益色彩^[9-10]。随着旅游业发展和青年人游学的扩大, 商业化性质的青年旅舍逐渐盛行, 成为重要的旅游住宿产品^[9-10]。青年旅舍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引入中国, 并得到快速发展, 主要由企业私立经营^[6,11]。这一时期青年旅舍的设施条件和运营管理为求经济实惠而与“招待所”类似, 仅提供简单住宿而忽视其他功能^[12]。随着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 青年人不再满足于粗放的住宿设施, 希望青年旅舍能提供更为优质的设施与延伸服务, 营造亚文化空间^[6-7]。在中国, 青年旅舍也成为了青年人异地求职的落脚点, 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甚至专门建设一批“青年驿站”, 为求职的应届生免费提供短期住宿、就业指导与城市服务^[13]。青年旅舍的空间功能不断拓展升级, 成为社会交往和精神分享的空间^[6-7,14]。与此同时, 青年旅舍“家”的公共性也带来了具有复杂身份、不同动机、多元面貌的入住者, 导致个体在空间的使用、行为

收稿日期: 2023-06-27; **修订日期:** 2023-09-07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4A151501221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课题(2023GZYZB02)资助。[Found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Guangdong Basic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oundation (2024A1515012211), Planned Research Project of Guangzhou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3GZYZB02).]

作者简介: 梁增贤(1984—), 男, 广西南宁人, 博士, 教授, 博导,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主题公园、城市旅游。E-mail: liangzx3@mail.sysu.edu.cn

表达上容易发生冲突,面临着多种限制性因素(如私密性得不到保障、饮食不习惯等),需要其通过不同策略来实现地方协商^[8]。

然而,现有研究对青年旅舍的演化缺乏关注,仍将其简单理解为比经济型酒店更廉价的住宿,探讨其更新改造、空间设计、运营模式、行业发展、消费者体验等议题,对青年旅舍社会文化功能、人地互动过程、青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社会交往与空间再生产等问题关注不足^[6-7,11]。虽然,已有学者从家的角度来对青年旅舍的独特性、旅游者的第二居所生成过程与主观感知进行了探讨^[4],但却没有系统地论述青年旅舍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青年人的“家外之家”,缺少对于青年旅舍本身的复杂空间构成、符号意义以及局限性的研究。

一个安全、稳定、具有归属感的家对青年人至关重要,而青年旅舍在不断变革中,从物质、社会、情感等方面具备了家的特质。然而,青年人是如何理解和使用青年旅舍的“家外之家”?具有不同身份、背景、动机的青年人是通过何种地方协商营建青年旅舍“家外之家”?本文以“背包十年”青年旅舍(下称“背包十年”)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并以此理解青年旅舍的功能和符号价值。从青年人视角揭示他们对青年旅舍的理解,不仅可以为青年人住宿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化转型提供依据,也能深入了解青年人当下的生存境遇、价值取向与精神需求,进而洞悉中国的青年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与社会文化变迁过程。本文也将进一步丰富不同主体视角下家空间的研究,在动态“地方-空间”范式中推动流动“家”的研究^[15]。

1 研究进展

家是国内外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不同学科提供了多重解读,家的概念也因此呈现多元化^[5]。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家,Blunt与Dowling提出了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并在其他学者的扩充下逐渐形成了较为辩证、系统的家的概念^[16]。批判地理学研究者认为,家起码存在以下分析的3个面向:第一,在家的构成与生产上,家是基于特定地点的物质实体,并通过人们的情感联结、社会关系实践来建构家的非物质层面^[16-19];第二,在家的价值倾向上,既存在着满足现实生活需求,被主体实际体验与使用的价值,也存在着人们脑海与想象之中,被不断理想化的非实用价值^[2,18-20];第三,家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充

满着矛盾、冲突,也正是由于家的权力性,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持续的协商、互动、再协商不可避免^[19,21-23]。

1) 家的成分是复杂的。人们的物质追求仍然是家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但家不仅仅是由物质要素组成的,家还是一个充满着社会关系、情感和象征要素相互交杂的建筑容器,满足人们在社会方面的追求^[24-25]。因此,在当代流动性语境下,家除了物理形态,还表征着社会关系,是流动、建构的社会空间^[15,26]。家还是一个由日常实践、亲密关系、身份记忆和情感建构的空间,包含着物质文化空间,以及开放的、可渗透的、充满情感的地方或跨地方的节点^[17,27]。旅游情境中的家也需要满足旅游者的物质追求和社会追求,让他们实现“心灵栖居”^[5,28]。

2) 家存在着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2种不同的价值倾向。家首先要满足人们当下的实际需求。日常居住的房子(物质性外壳)、稳定的社会关系、家的情感联系等构成日常生活中家的主要方面^[29]。因而,实用主义的家表现为可感知、可描述、可表征的,具有一定物质与社会结构,是人们日常实践的空间^[5,17,20]。实际生活中的家并不是完美的,无法完全满足主体在物质、社会等层面上的追求,导致人们对远方家的想象,形成“理想之家”^[2,20]。从流动的家来看,家既存在着指向具有实际形态、为旅游者提供接待等实体空间,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家园”^[5,27]。

3) 家也是一个需要主体不断抵抗、协商与适应的空间^[23]。家并不能完全满足主体在物质、社会等层面上的追求,也总是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隔阂。青年人经常面临关于家的问题,需要调节与协商,其中既有抵抗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以及其他“不在家”体验,也有来自于个人发展需求与家庭需求之间的矛盾^[30-31]。家的协商还常发生于变动情境中,例如对于主动寻求理想住所的旅居者而言,他们必须解决异地的家与原家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矛盾^[18]。青年旅舍作为青年人异地的、流动的家,也需要青年人进行多种方式的协商。

综上,我们构建青年旅舍“家”的分析维度,包括主体“物质-社会”两大追求、家的“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两大价值倾向以及家的主体协商3条线索,用于分析青年旅舍“家”所展现出的传统之家、社交之家、生活之家和理想之家等形态的价值与功能,以及青年人在青年旅舍居住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

地方协商策略。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

“背包十年”成立于 2014 年,在全国已有 10 余家分店。本文研究对象为丽江“背包十年”束河店(图 1),其在“背包十年”产品系列当中最热门、最受欢迎,是后来其他分店经验复制的母版。该地位于丽江市束河古镇,距丽江市区大概 20 min 车程。“背包十年”的主体建筑由 2 个纳西族民居院落打通扩建而来,由 3 个功能不同的院子构成。该青年旅舍具有多种选择的客房空间、巨大的公共交往空间、绝佳的住宿条件、多元化的休闲活动、休闲自在的生活氛围,受到不同身份、背景的青年人欢迎。其中,既有道听途说的初次打卡者、被低廉价格吸引而来的入住者,也有将青年旅舍作为自我放松、身心疗愈的旅居者,甚至有些入住者是来此地与自己精神偶像见面、寻找精神家园。据调研,“背包十年”具有非常高的消费粘性,大量的住客在此居住时间较长并不断重游,在物质上与情感上都形成了家的地方感。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理论抽样原则,挑选入住多次、入住时长超过 1 周的青年人进行访谈。为了能够深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课题组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0 日以及 2022 年 7 月 9—25 日进行为期 29 d 的实地调研。课题组通过与青年人深入交流,建立关系,获取受访者的资料,开展深度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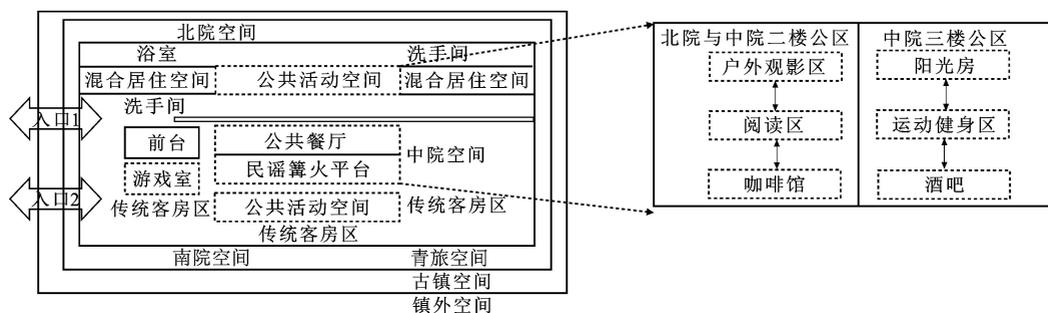
资料包括:受访者信息、体验动机、青年旅舍的角色和作用、入住体验和生活实践等。此外,课题组还搜集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6 月 1 日携程旅行网^①以及马蜂窝网^②的评论与游记数据,补充和验证调研资料。课题组一共访谈了 36 人,包含青年人 32 人,经营者 4 人,按访谈顺序编号(表 1)。本文运用主题分析法来处理资料。最后,课题组又通过微信活动群寻找 12 名新的受访者,进一步检验资料的信息饱和度。

3 青年旅舍“家”的概念化类型与表征结果

3.1 满足传统旅游停泊需求的“传统之家”

传统之家是大部分青年人对青年旅舍的基本诉求,提供最简单的住宿功能。他们将“背包十年”理解为异地最经济实惠的住宿,并不强求其社交性、情感性和符号性。“背包十年”的传统之家通过提供标准化配套与运营管理,让青年人感到熟悉、舒适、方便。

“背包十年”根据公司标准建设物质空间。主理人 XP 改造“背包十年”,使洗手间、公共浴室、客房设定等方面与其他分店一致,让青年人感知到熟悉的“家”。在标准化的基础上,经营者又在装潢、设计方面增加当地元素,让其与地方的物质景观保持一致。“背包十年”在传统住宿功能的基础上,提供更多能满足青年人偏好的服务与体验。“背包十年”也是青年人落脚于他者空间的“拟家”,该地由纳西族院落改造而来,建筑上具有地方文化特质,周遭



实线代表封闭空间边界;虚线代表开放或半开放空间边界

图 1 “背包十年”青年旅舍空间布局

Fig.1 Spatial layout of the Desti Youth Hostel

① <http://www.ctrip.com> [2022-06-01]

② <http://www.mafengwo.cn> [2022-06-01]

表 1 受访者信息

Table 1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编号	居住地	性别	年龄	编号	居住地	性别	年龄
DYP-01	广州	女	90后	DYP-19	南京	男	00后
DYP-02	北京	男	00后	DYP-20	上海	女	00后
DYP-03	杭州	女	90后	DYP-21	深圳	女	80后
DYP-04	广州	男	90后	DYP-22	长沙	男	90后
DYP-05	温州	男	90后	DYP-23	杭州	女	00后
DYP-06	上海	男	90后	DYP-24	上海	男	90后
DYP-07	北京	女	90后	DYP-25	成都	女	10后
DYP-08	兰州	男	00后	DYP-26	深圳	女	80后
DYP-09	上海	女	90后	DYP-27	成都	男	90后
DYP-10	天津	女	90后	DYP-28	武汉	男	90后
DYP-11	昆明	男	90后	DYP-29	宁波	女	00后
DYP-12	北京	男	90后	DYP-30	深圳	男	90后
DYP-13	深圳	男	00后	DYP-31	上海	女	00后
DYP-14	重庆	女	90后	DYP-32	青岛	男	90后
DYP-15	沈阳	男	00后	DYP-XP	丽江	男	70后
DYP-16	广州	女	90后	DYP-AZ	丽江	男	90后
DYP-17	成都	男	80后	DYP-WJT	丽江	男	90后
DYP-18	济南	女	00后	DYP-LYL	丽江	女	70后

景观依赖于原住民长时间生产生活所形成的整体环境。因此，“背包十年”短暂的赋予了年轻人在纳西族小镇内生活的“原住民”身份。

3.2 构筑以活动空间为核心的“社交之家”

社交之家是“背包十年”帮助青年人缔结旅途中社会关系且具有实用价值的家，是青年人通过游戏、聊天、共游等多种互动形式构成的社交场。“背包十年”的经营者营造社交空间，帮助青年人拓展社会关系、构建交流互动平台。

“背包十年”构建了线上与线下交往空间。前者是指青年人加入活动群，在虚拟空间中自由交流话题、组织活动、分享信息、提供互助。后者是指经营者搭建的社会交往空间实体。“背包十年”提供了比普通住宿更宽敞的公共空间，方便青年人社交互动。根据调研，社交互动活动可以分为排他性的小团体活动、半开放性的设计活动、完全开放性的集体活动3类。核心主体的引领在“背包十年”的社会网络构建中起关键作用。出色的活动组织者自带流量，并为社交活动增添乐趣。例如，在“背包十年”策划的户外游线和巡店之旅中，“背包十年”户外领队充当了促进群体交际的重要角色。同时，“背包十年”员工也在每晚“狼人杀”活动、观影活动、篝火民谣活动中，起到了组织协调的作用。青年人也与员工结为朋友，获得情感支持与归属感。因此，“背包十年”成为了青年人的“社交之家”。青年人在这找到

旅行伙伴，甚至形成兄弟、姐妹、恋人等关系。

3.3 对原家进行延伸和互补的“生活之家”

生活之家是“背包十年”在主体长时间体验中所呈现的形态。对于较长时间生活于青年旅舍的人群而言，青年旅舍所拥有的物质环境提供了不同于原家的生活情境。“背包十年”的自然人文景观、气候条件、设施设备、管理服务都成为他们在异地生活的重要依托。青年人在这延续和补充了原家的日常生活，并在原家与青年旅舍之间形成新的惯习与生活方式。

在数字化时代，青年人在平衡流动与停泊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能让工作与旅行相结合的“数字游牧”生活，模糊了生活、工作和旅行，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背包十年”提供的公共空间，不仅满足青年人在外的办公需求，还能让他们共享工作经验，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与创造力。青年人在这生活、办公，参与多种休闲活动。“背包十年”还能提供治愈环境，使青年人获得某种幸福生活。许多青年人愿意在此长住，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背包十年”为青年人的旅途提供一个稳定的支点，帮助年轻人暂时远离充满压力与规则的现实世界；第二，“背包十年”具有许多积极属性和引导功能，能够让人产生无功利情感联系；第三，青年人与这些旅游停泊点提供的治愈性符号、景观之间形成了主客互动，激发自我对话与反思。

3.4 表征青年化新部落文化的“理想之家”

理想之家是指“背包十年”的意义超越了物质层面,是青年人构筑亚文化之地,也是他们逃离日常生活世界的理想之所。与原家不同,青年人能够在此获得身份认同,分享人生以及发现自我。“背包十年”是一个能让青年人形成情感联结、群体认同、文化身份的“异托邦”。

“背包十年”可以让青年人远离日常生活,与同龄人一起构筑新型情感部落,发现自我、完善自我。通过参与大量集体活动,青年人突破原有的身份边界,拥有徒步者、骑行者、作家、诗人、歌手等新的身份。这些身份很难在原有生活中自由地、完全地显现,却在青年旅舍理想之家中实现。“背包十年”不仅满足青年人物质性、功能性需求,也能满足深度的文化体验和情感需求^[5]。首先,由于“背包十年”的青年化定位,吸引了大量青年人聚集在此,共同形成了充满活力、朝气、理想化的文化氛围。其次,常驻歌手、画家、诗人、咖啡师等创意群体是“背包十年”中重要的文化活动主体。他们不仅通过线下展演来提供文化景观,也会通过制作数字化影像来传播文化活动,让更多青年人了解这里。在创意群体和经营者共同搭建的“异托邦”中,青年人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深入了解地方文化,实现“人生通过”的仪式。

4 青年旅舍“家”的地方协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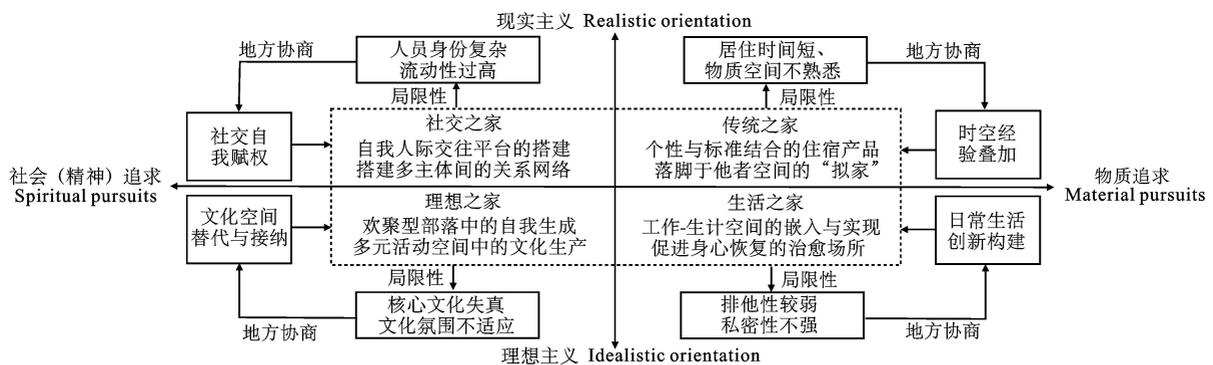
“背包十年”作为青年人在途的栖息地与停泊点,是他们感知旅游目的地与解决饮食、休息、交友等基本需求的地方。然而,在“背包十年”的居住过程中,由于各主体的生活背景、入住动机、个体性格

等方面的不同,青年人通常会面临物质、权力以及情感等要素交杂的矛盾与冲突,导致青年旅舍展现的多个形态的家存在局限,需要做出相应的地方协商策略(图2)。

“背包十年”的“传统之家”存在主体停留时间较短,难以建立深层次地方感的局限性。为此,青年人利用时空经验叠加策略来弥补,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背包十年”系列产品的基础设施、设计风格、经营理念等方面都较为相似,甚至很多功能空间与其他青年旅舍也类似。青年人使用高度标准化的空间能够累积时空经验,淡化陌生感。还有部分重游青年人通过多次居住“背包十年”来弥补单次居住时间的不足;另一方面,“背包十年”提供的丰富网络信息和线上社交空间,能够让青年人通过提前阅览他人的居住经验、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与其他老顾客交流等方式熟悉空间。一些离店的青年人也经常回到线上平台开展交流互动,建立了特殊的虚拟“地方感”。

“背包十年”的“社交之家”具有开放性。青年旅舍的青年人背景复杂、需求多元,社交方式各异,需要适应过度活跃、开放的社交气氛,主动地自我赋权,主要体现在3方面:第一,青年人可以与伴侣、同伴、舍友结对参加“背包十年”的开放性活动;第二,青年人也可以选择待在较为安静的空间,选择自己的社交模式、社交时间和社交距离;第三,青年人并不都能在“背包十年”中能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他们有可能因为社会关系缺席或情感失落等问题导致“不在家”体验。部分青年人借助网络社交平台,建立虚拟世界里的社交关系。

“背包十年”的“生活之家”与传统家的可占据



实线方框代表观念或影响因素;虚线方框是概念化空间

图2 青年旅舍“家”的地方协商

Fig.2 Place negotiation diagram of Youth Hostels

性、私密性、排他性、自由性等特征不同,青年旅舍的“商业性家”具有弱私密性、非排他性等缺陷。青年人需要接受青年旅舍家的特质,将自己的核心需求、日常惯习与“背包十年”进行调适,构建新的日常生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青年人需要在熟悉“背包十年”内部空间与相关规则后,与“背包十年”整体运行节奏保持和谐。这是他们构建新生活的关键所在。例如,当“背包十年”的公区被聚集性活动占据时,追求安静的青年人就要外出寻找咖啡馆、书店等替代性空间。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开展新生活中复刻原家的生活方式,并携带具有“原家色彩”的旧有物品来弥补此青年旅舍“家”要素的不足。这能让青年人在充满陌生感、不安全、不稳定的旅途环境中重获“在家”感。

“背包十年”作为青年人的精神家园,其所拥有的亚文化具有动态性、易变性。“背包十年”的文化内容与形式已开始走向商业化,使得部分青年人的实际感知与想象不一致,造成了“理想之家”的消极体验,需要他们通过寻找替代文化空间、接纳原有文化空间等方式来进行协商。“背包十年”等青年旅舍往往布局在城市或旅游区,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化和环境氛围的影响,不完全是青年人的理想选择。因此,部分青年人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空间。此外,根据调研,由于部分青年人将“背包十年”作为心目中的精神符号,对该地的文化氛围要求较高,有可能在实际体验中产生心理落差。这要求追求理想的青年人需要有较强的文化适应和空间再生产能力,而“背包十年”的文化空间所具有的青春化、集体性、交互性特征提供了适应的可能。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背包十年”为案例地,通过对青年旅舍顾客和经营者的深度访谈,构建了青年旅舍“家”的概念化框架,划分并实证识别4种青年旅舍“家”的类型,即:传统之家、社交之家、生活之家和理想之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青年人的地方协商策略及其对青年旅舍“家”的营造,具体结论如下:

1) 青年人对青年旅舍“家”的理解和使用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实用主义到理想主义,从强调物质属性到注重社会(精神)属性,可划分为4种类型:传统之家、社交之家、生活之家和理想之家。青年人将青年旅舍理解为传统之家,主要将其作为流动

中的停泊点,强调青年旅舍的居住等基础物质功能。青年人将其作为社交之家,则主要将青年旅舍作为一个能在旅途中开展多元社交活动的场所。相比之下,生活之家主要是为较长时间停留的青年人提供住所,帮助他们在此重建新的生活方式。少数青年人将其作为理想之家,强调精神追求,重视个人成长,寻求群体文化认同等,表征出青年化新部落构筑下的“异托邦”图景。

2) 从青年旅舍“家”的地方协商策略来看,这一议题的本质是在主体与空间的交互过程中,青年人发挥主观积极性来克服青年旅舍“家”的缺陷,对客观空间及其内部主体行为、活动进行了解与适应,在内在心理和认知上接纳其不足之处,在总体上达到一种和谐的“在家”状态,具体包括应对4种家空间局限性的策略。“传统之家”的局限性主要是表现为旅游者居住时间不长而导致的地方联结较浅,因此青年人主要通过各个方面叠加时空经验来增加与青年旅舍“家”的情感联系;“社交之家”的局限性主要是表现为人员背景复杂且流动性过高所带来的社交不适,这需要青年人充分的进行自我社交赋权,以此来控制社交的尺度、范围与模式;“生活之家”的局限性表现为半公共属性无法满足青年人关于原家的隐私性、占据性需求,需要青年人重新围绕“新家”的特质来构建新的日常生活;“理想之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这一空间的商业化文化氛围与文化环境失真,需要青年人对青年旅舍新的文化空间的接纳与适应,或者重新选择其他分店来体验更纯朴的文化环境。

3) 本研究发现青年人在青年旅舍“家”中的实践与退休老年族群的第二居所生活存在相似之处,都需要物质、情感与个人空间的卷入与重构。然而,青年人的家与第二居所也有所不同。从空间位移来看,虽然“背包十年”只作为临时性的居住地,但青年人可承担较小的经济负担,来去可以更自由。因此,相对于“第二居所”发展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较长时间的社会融入而言,青年人则更多地是基于多元活动、文化身份来快速地、短暂地在旅游目的地建构社会文化层面的家空间。

5.2 讨论

新文化地理学者主要从家的体验、主人家空间的建构、家空间中的主客互动等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研究^[1,17,20,28,32]。但随着家的概念、空间实体、功能等受时代发展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化,仍需要考虑情

境差异,进一步挖掘其重要内涵与价值^[5]。目前学界大多关注老年旅游移民、生活方式型移民群体,较少研究关注青年人群体的“家外之家”。本文基于批判家的地理学视角,探讨青年人对青年旅舍“家”的概念化与地方协商策略,不仅为满足青年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提供现实指导,也为了解流动情境下的家提供新的证据。

1) 家是一个可变的复杂概念,展示出其一一系列普遍的、结构化的特征。例如流动性语境下,家存在着“物质-精神”的主体追求、“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的空间价值倾向。同时,家的权力分配问题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解决。

2) 随着流动性对个体栖居观念与实践的改变,家与流动是可以并存、共生,家也在新兴旅游方式的影响下,逐渐展现出了新的形态、功能与意义。青年旅舍为青年人提供了四重意义上的“家外之家”。从空间属性上看,与民宿、第二居所或者高星级酒店等其他私密性较强、社会交互性较弱的流动之家不同,青年旅舍往往嵌入了公共交往空间,拥有其他流动之家不具备的社会性,青年人不仅能够青年旅舍中获得家的物质感受,而且能够得到情感交流与个人身份发展。

3) 以往研究较少从家的视角来全面地探讨青年旅舍的优缺点^[6,33],而本文认为虽然青年旅舍成为了青年人的“家外之家”,但也伴随着积极体验与消极体验纠缠、协商的整体性居住体验,共同构成了流动之家的魅力与局限性。具体而言,这种流动之家缺陷是上文提及的家的社会性所造成。与其他流动之家相比,家的公共性造就了青年旅舍的“社交之家”“理想之家”,虽然显得更加开放、自由、包容,但也弱化了家的私密性、占有性等特征,个体的空间权力在家的共享中得到了约束和分散,成为主体消极体验的来源。

4) 在通过“流动之家”的研究来呼应家的本体论上,本文认为在高速流动的时代背景下,家或许已经不限于地点,而是镶嵌于动态的深度人地互动、人际关系的多元情境中;家或许已经突破物质的桎梏,成为后现代生活当中“无家”之感的一种情感符号和感知隐喻。这一认识也与关系地理学的观点相契合,即:家不是特定的物理空间实体,而是人与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内心世界拼装起来的一种关系,并在此种关系中获得温暖、舒适、归属感等一系列积极情感^[34]。

本文对青年旅舍“家”空间优化提出建议:第一,完善住宿空间内的相关基础设施。当代青年旅舍不仅要满足住宿需求,还需提供餐饮、运动、休息、交往、办公、娱乐等一系列家的服务;第二,允许青年人参与青年旅舍设计、建设和运营,关注青年人需求的动态变化,注重公共空间背后的私密性、安全性、方便性问题,营造“在家”体验;第三,注意活动空间布置与社交平台搭建,通过组织活动和提供社交机会形成青年社群文化,打造其专属消费市场。

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其他类别的青年旅舍,完整细致地呈现不同类别流动之家的概念化和青年人的地方协商。在方法上,学者们也可以采用实验法和认知意象地图等工具来剖析青年旅舍中关于家的意象,揭示其社会文化功能和符号意义,为青年旅舍“家”的构建和运营提供参考。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应该探讨青年人原家与青年旅舍“家”之间的关系,因为青年人对原家的理解、依恋、认同或许深刻影响着青年人对青年旅舍“家”的理解以及地方协商策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美新,蔡晓梅,麻国庆.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 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J]. 地理科学, 2019, 39(12): 1884-1893. [Liu Meixin, Cai Xiaomei, Ma Guoqing. The production of home and power negotiations in the rural guesthouses: The case of Shangliang Village, Huizhou, Guangdo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2): 1884-1893.]
- [2] Su X.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1): 50-61.
- [3] McIntosh A J, Lynch P, Sweeney M. “My home is my castle” defiance of the commercial homestay host in tourism[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5): 509-519.
- [4] Wildish B, Kearns R, Collins D. At home away from home: Visitor accommod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J].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016, 19(1): 117-133.
- [5] 朱芳,黄剑锋,郭英之. 面向美好生活的“诗意栖居”——旅游情境“家”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2022, 37(5): 15-23. [Zhu Fang, Huang Jianfeng, Guo Yingzhi. Poetic dwelling for a better lif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home in tourism context. *Human Geography*, 2022, 37(5): 15-23.]
- [6] 解佳,孙九霞. 旅游流动中停泊的意义: 移动性视角下的青年旅舍研究 [J]. 旅游科学, 2019, 33(4): 32-46. [Xie Jia, Sun Jiuxia. The role of moorings in tourism mobility: A study on Youth Host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bility paradigm. *Tourism Science*, 2019, 33(4): 32-46.]
- [7] 耿松涛,张仲阳. 认同视角下青年旅舍游客交往行为研究 [J].

- 青年研究, 2022, 444(3): 85-93+96. [Geng Songtao, Zhang Shenyang. The study on the youth hostel tourists' interaction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Youth Studies*, 2022, 444(3): 85-93+96]
- [8] Schönhammer R. Youth tourism as appropriation of the world: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J]. *Phenomenology + Pedagogy*, 1992, 10(1): 19-27.
- [9] 倪前坤. 青年旅舍室内空间的地域化设计研究 [D]. 苏州: 苏州大学, 2021. [Ni Qiankun.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isation of the interior space of youth hostels. Suzhou: Suzhou University, 2021.]
- [10] Nagy G. Youth hostel parents in Germany[J]. *Tourism Economics*, 2015, 14(3): 657-661.
- [11] 张诗成. 流动青年的个体化实践与困扰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20. [Zhang Shicheng. The individualized practice and troubles of young migrants.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 [12] 蔡晓梅, 张朝枝. 青年旅舍在中国: 现状与前景 [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4(4): 31-37. [Cai Xiaomei, Zhang Chaozhi. Youth Hostels in China: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 2003, 14(4): 31-37.]
- [13] 聂伟, 余燕琪. 整体性治理与深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纵深实践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5): 29-36. [Nie Wei, Yu Yanqi.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the deepening practice of Shenzhen's youth development city. *China Youth Study*, 2022(5): 29-36.]
- [14] Sun X, Wang P, Lepp A et al. Symbolic consumption and brand choice: China's youth hoste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vel market[J].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14, 10(1): 51-68.
- [15] 郭文, 蔡晓梅. 旅游流动关联与家空间生产的流动治理 [J]. 旅游学刊, 2021, 36(11): 5-7. [Guo Wen, Cai Xiaome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mobility and the mobility governance of home space production.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1): 5-7.]
- [16] Blunt A, Dowling R. Home[M].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 [17] 段圣奎, 苏勤, 张丽, 等. 第二居所居民对“家”的感知与认同研究 [J]. 人文地理, 2020, 35(1): 55-62. [Duan Shengkui, Su Qin, Zhang Li et al.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econd home residents with their hometown. *Human Geography*, 2020, 35(1): 55-62.]
- [18] Wu Y F, Hannam K, Xu H G. Reconceptualising home in seasonal Chinese tourism mobil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73: 71-80.
- [19] 卢俊, 蔡浩辉, 陶伟. 家——城市地理学视角下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与协商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3): 518-530. [Lu Jun, Cai Haohui, Tao Wei. Mak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of lifestyle 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e—City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3): 518-530.]
- [20] 苏晓波. 他乡变故乡: 丽江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家”的归属与疏离研究 [J]. 旅游学刊, 2022, 37(9): 14-26. [Su Xiaobo. From one home to another: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the belonging and a alienation of home in Lijiang. *Tourism Tribune*, 2022, 37(9): 14-26.]
- [21] 罗佳丽, 张敏. 青年类家消费空间的生产——家的批判地理学视角与YOU+青年社区案例 [J]. 人文地理, 2017, 32(6): 56-64. [Luo Jiali, Zhang Min.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home-like consumption space: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and a case study of YOU+in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7, 32(6): 56-64.]
- [22] 彭星星, 蔡晓梅, 刘美新, 等. 高星级酒店女性职员“家”的建构与协商 [J]. *旅游科学*, 2022, 36(1): 130-146. [Peng Xingxing, Cai Xiaomei, Liu Meixin et al. The 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of home for female staff in high-star hotels. *Tourism Science*, 2022, 36(1): 130-146.]
- [23] 尹铎, 高权, 杨梦琪. 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以鄂尔多斯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9, 39(12): 1849-1856. [Yin Duo, Gao Quan, Yang Mengqi. Reconstruct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of land-lost farmers in city: A case study of Ordo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2): 1849-1856.]
- [24] Easthope Hazel. A place called home[J].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04, 21(3): 128-138.
- [25] Scott S. Making sense of everyday lif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 [26] Suda K. A room of one's own: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a home in Guangzhou[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6, 22(2): 146-157.
- [27] 吴悦芳, 徐红罡. 季节性退休流动者“家”的地方依恋——以三亚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9, 34(5): 62-68. [Wu Yuefang, Xu Honggang. Home place at attachment for the seasonal retirement migrants: A case study of Sanya. *Human Geography*, 2019, 34(5): 62-68.]
- [28] 文彤, 张玉林. 房车旅游: 流动中“家”的体验与营造 [J]. *旅游科学*, 2021, 35(6): 18-32. [Wen Tong, Zhang Yulin. Resident vehicle travel: Experi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bile home. *Tourism Science*, 2021, 35(6): 18-32.]
- [29] 陈淳, 袁振杰, 朱竑. 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J]. *地理学报*, 2018, 73(12): 2440-2451. [Chen Chun, Yuan Zhenjie, Zhu Hong. Floating children in Guangzhou: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2): 2440-2451.]
- [30] 安真真. 流动的家: 城市青年的住房选择与自我认同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4): 63-70. [An Zhenzhen. Mobile home: Housing choice and self-identity of urban youth. *China Youth Study*, 2022(4): 63-70.]
- [31] Punch S. Youth transitions and interdependent adult-child relations in rural Boliv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2): 123-133.
- [32] 张机, 徐红罡. 民族旅游地区家空间的主客角色冲突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6, 36(7): 1057-1065. [Zhang Ji, Xu Honggang. The role conflicts between hosts and guests in home space in ethnic areas, Lijiang,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7): 1057-1065.]
- [33] 蔡晓梅, 刘美新, 苏晓波. 高星级酒店“商业性家”的营造: 广州案例 [J]. 旅游学刊, 2019, 34(7): 13. [Cai Xiaomei, Liu Meixin, Su Xiaob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ercial home of high-star hotel:

Case in Guangzhou. *Tourism Tribune*, 2019, 34(7): 60-72.]
[34] 谢书悦, 徐红罡. 自我的家: 距离实践与老年旅游移民家的建构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3): 169-180. [Xie Shuyue, Xu

Honggang. Home of myself: Distancing in remaking home of senior tourism migrant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3, 32(3): 169-180.]

Conceptualising and negotiating “Home” in Youth Hostel: A case study of Desti Youth Hostel in Lijiang

Liang Zengxian, Xu Haichao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Youth hostels are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young travelers in China’s self-catering tourism market. This case study employs field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analyze Desti Youth Hostel, constructing a four-quadrant conceptual model of hostel home spaces. This model is based on axes of idealistic orientation *vs.* realistic orientation and material pursuits *vs.* social pursuits. Through th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various functions of youth hostels and the local negoti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young guest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youth hostels hold different meanings for young people depending on various identities, manifesting in four functional forms: Traditional home, social home, life home, and ideal hom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oung people and hostel spaces, each form has its limitations that necessitate specific coping strategies to achieve a balanced state. Firstly, for the traditional home function, limitations stem from weak local connections due to brief tourist stays, prompting young people to deepen emotional ties with the hostel’s home space by incorporating the spatial experiences of others. Secondly, for the social home function, the limitations arise from the social insecurity caused by the diverse community and high turnover of residents, requiring young people to be socially agile and adept at managing their interactions to navigate this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Thirdly, for the life home function, the semi-public nature of hostels fails to meet young people’s need for privacy and a sense of ownership found in their original homes. Young people thus reconstruct their new daily lives arou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new home. Fourthly, the ideal home function is compromised by commercialized cultural settings and the distorte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space, requiring young people to either adapt to the new cultural space of youth hostels or choose other Desti Youth Hostel branches to experience a more ideal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home can be embedded within tourism mobility. The concept of home has gradually taken on new functions and meaning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tourism. Although the home space within youth hostels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forms of home, most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both explicitly and metaphorically, they felt a sense of home through repeated stays in youth hostel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oncept of hom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breaks away from the original home space in everyday life to forge new functionalities through constant interaction with mobility.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home in tourism and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youth hostels for young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e space.

Key words: home; space; Youth Hostel; conceptualization; place negotiation